

香港電影不是一種方法

不少外國人對香港動作片趨之若鶩，引以為東方荷里活創造奇蹟的妙方，於是西方荷里活絞盡心思把香港的動作片導演、演員、武術指導加上龍虎武師通盤挖角，以為這樣便可把香港的金蛋蓋上「美國製造」印鑑，為荷里活早已貧乏的類型電影製作救亡。

然而，無論哪一類型的香港電影，都不能抽離於它所出生的社會文化脈絡。香港獨特的歷史背景孕育出獨特的電影文化。香港電影這一籃子的所有金蛋，都屬於這籃子，而且拿著這籃子的每隻蛋來相互對比，你才會明白每隻蛋的色香味為何，為啥每隻蛋煮起來都能色澤鮮明香味四溢，而且獨當一面。

獨當一面是有代價的。香港是一個比美國任何一個城市節奏都要快的地方。香港不單動作片快，所有電影類型：喜劇、文藝片、動畫、警匪黑幫臥底驚悚片……慢一點的鏡頭都要剪掉。慢吞吞的電影在香港很難賣座（在香港不賣座等於不能生存），觀眾沒有耐性看完一個比三秒還長的鏡頭，除非是杜可風式永無休止如走馬燈式的搖鏡。香港電影的快，揭示了一種極度壓縮的資本主義社會下時間的零碎化，也顯現了這種社會下生活的人被長期壓榨過度後，需要透過電影享受官能快感，而無法再負擔連綿、抽離的思考。

「發洩」在中文的語境中總有負面的意義，其實「發洩」也是一種表達，也是一種發言。當一個社會把人巧妙塑造、精心訓練成一顆螺絲釘，使細水長流的感情表達變得無關痛癢舉步維艱，發一時之洩便成了一種需要。上世紀八九十年代香港觀眾經歷的經濟起飛、九

七恐慌至金融風暴，使香港電影成為一種龐大的必需品，跟假日逛冰凍冷氣商場一樣重要，提供最即食的降溫減壓鬆弛神經效果。

如果這個高度資本主義社會剛好是一個被殖民過百年的地方，那它的電影便更奇特了。不少沒來過香港的外國人看香港電影多了，總以為香港街上古惑仔橫行、警匪整天槍戰、香港人幽默感爆燈，整天互相調侃搞笑。而香港卻是一個恰恰相反的地方：公共空間管制嚴謹、城市秩序井然；你衣服穿得隨便一點會給警察截查身分證（在世界不少國家皆被認為是侵犯人權的政策）；五十萬人上街遊行都如綿羊一樣「和平理性」，甚至還會遵守交通規則。如果不是世貿會議帶來了世界各地的專業示威者，尤其是勇猛刻苦的韓國農民，幾十年來香港人一直以為警民衝突的影像只會在電影中才出現¹。

至於香港電影的搞笑風格：只要你早上八時四十五分站在金鐘月台正中央，你大可以親身經歷一班又一班的地鐵列車下載一群又一群臉上木無表情、行動卻似賽馬場內從欄柵衝出來的比賽馬匹一樣敏捷的上班族衝過月台轉車的奇觀。你可能無法目睹太多班列車啦——如果你真的站著不動，第一批精英馬大概已經把你推倒送院急救生死未卜。你以為這是一部悲劇嗎？剛相反，這就是周星星喜劇大師的來源。只有機械生活才能構築出失調後難以抑制的狂笑。

¹ 本文刊登於《香港電影》2007年11月（創刊號），後來香港警民關係大幅度改變了。